



兴修農田水利小叢書

洼地變成聚寶盆

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編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內容提要

這是本着重介紹消除澇災的經驗書。

書中具體地介紹了淮濱等低窪易澇區，如何因地制宜地實行改變地形、改種作物、改善耕作制度的“三改”措施，並因而使十種九不收的土地獲得了丰產。

興修農田水利小叢書

窪地變成聚寶盆

河南省水利廳辦公室編

※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

地方圖書新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
※

豫總書號：832

787×1092耗1/32·16印張·25,500字

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080冊

統一書號：T16105·41

定 价：0.13元

前　　言

在我省的平原地区中，低洼易涝的耕地約有三千万亩。这类地区的土壤一般很好，只要能消除涝灾，农业就可以得到很大发展。因此，消除涝灾对我省人民生产、生活上的威胁，是我省当前一項严重的、艰巨的和长期的斗争任务，也是涝区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。

今年1月14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頒发“河南省除涝試行方案”以后，凡有涝灾的专、县均把除涝工作列为常年工作之一，加强了领导，开展了因地制宜、因勢利導的改变地形、改善耕作制度、改种作物种植的除涝工作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，积累了不少的經驗。

为了掀起并推动今冬明春的农田水利建設高潮，我們从今年10月里召开的全省水利工作会议上所总结的經驗中，选出了8篇具有代表性、方向性的除涝文章，汇編成这本小冊子，目的在于交流、推广和提高除涝工作經驗，使涝区能够得到更好的收成。

我們相信，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今冬明春的农田水利建設高潮中，除涝工作将会有更多、更好的新的經驗出現，来指导和提高我們今后的工作。

河南省水利部办公室

1957年11月10日

目 錄

洼地变成聚宝盆	(1)
战斗在盐碱地上	(6)
稻草湖变成米粮仓	(11)
謝湖洼地的大面积丰收	(15)
重灾村的面貌改变了	(19)
我們征服了上浸地	(24)
“共产党指的道路没错”	(27)
“三改”带来了丰收	(32)

洼地变成聚宝盆

中共淮濱縣委書記 石紹舉

十種九不收的年月

淮濱縣是一個地勢偏低，河流縱橫，沟渠湖泊遍地的低洼易澇的地方。縣東部的三河尖、大橋等鄉一帶，地處淮、白、閩、沙諸河匯流之處，四面環水，形若鍋底，每年汛期一到，數百里肥沃的土地就成了汪洋大海，平地行船，村如孤島，庄稼十種九不收，是一個歷史性的老災區。但是，在過去的一年中，由於黨和政府領導農民與洪水搏鬥，改變耕作制度，大力推廣種植耐澇作物，以適應當地自然情況，並利用它為人民造福，因此這個多少年來流傳着“旁蚌山，實可憐，十種一收也很难”的民間諺語的地方，面貌已經大大改觀。洪水不再成為農民的威脅，他們因地制宜的種上了抗災保收的蕷子、葷子等耐澇作物，經濟收入大大增加，災民們已經由飢餓得到溫飽，由苦難走向康樂，過着四季有吃、冬夏有衣、常年有燒、風雨有靠的丰衣足食的生活。

在舊社會里，這裡的農民整年過的是衣不蔽體，食不飽肚和田園荒蕪、顛沛流離的生活。三河尖鄉的蚌山農業社，解放前四年八季受淹，莊稼顆粒不收，農民外出逃荒的占到80%，王樓生產隊的37戶人家，1943年因災逃荒要飯的就有20多戶，他們之中有3口人死在外邊，有三個小孩卖在外鄉。解放後，黨和政府對這裡的災民給予了無限的关怀，除了領導群眾治理水患、組織生產自救和向外移民以外，災民的吃、穿、燒、住差不多全由政府包起來了。政府發放的救濟款、貸款，每鄉都達20

万元左右。蚌山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平均每个社員接受国家的救济和贷款就有30元以上，另外还接受了大批的棉衣、布匹和被子，在全体社員中只有一戶沒有救济过。但是，由于水患一时不能根除，加以連年遭灾（蚌山社八年中全收的只有一季），群众缺吃、缺穿、缺住、缺糧、缺草的“五缺”現象，仍然普遍存在。

找到了改变灾区面貌的方向

为了彻底战胜洪水，減輕国家对灾民的負担，并做到使灾民有吃有穿，1956年秋季，我和县委工作組深入灾区，到田間、农户进行訪問，調查研究，召集了11个灾乡的老农座谈，交流战胜低洼积水的經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們发现这里的农民过去种植的荻子、葦子、淮草、条子、枚子以及其他林木、藕、牛夏等，都是一些抗灾保收的作物，并且种植簡便，收入极高。經我們在群众中了解，这些作物有“十大好处”，抗灾力量十分强大，不怕淹，不怕旱，不怕虫，不怕草，不怕病，不怕风霜、冰雹，不怕雀啄鳥食，在一般情况下都能保收。1956年，三河尖、大桥等地遭受特大洪水三个多月，粮食作物大部淹死，而荻子每亩还收3,000斤，葦子每亩收2,000斤，变价出售后，每户农民还分了40元到100元，这些作物的繁殖能力强，寿命很长，种一次可长50年到100年，省劳、省肥、省勞、省种子。三河尖河边有30多亩荻子就是老几輩子人傳下来的，至今如故。人們說：“耐勞作物是子孙產業，百年不絕收”。种植这种作物还能充分利用空閒地、溝头、沟边、宅边、坑边等一点的地都可以种植，可以大量推广，种植这种作物还能加强水土保持，堤埂两面、宅边斜坡易被大水冲刷，种上这种作物，可以防风、防浪、护宅、护堤，还可以肥

地，种植这种作物的投资小，收入大，用途广，每亩只需5元到10元的种子费，但头年就可以收入80元到140元，二年后就可以收入150元到250元，四、五年后每亩可收入800元。同时它们的用途又非常广泛，可编制农具、用具近百种，是城乡人民生产、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原料。因此，种植这种作物就能够支持工、农业生产，农民用的筢子、簸箕、簸筐、笆斗、箢子等小农具和煤矿工人用的筢子以及某些建筑物都离不了它们；有了这种作物还能发展手工业，更多地增加农民收入，蚌山社1956年冬发动家家户户打筢子，一冬收入5,000元；灾区是个缺草的地方，种植这种作物就能发展畜牧饲草，如荻叶每年收三次，每亩可收1,500斤，可以喂养牲口，此外，这种作物还能解决灾区的烧柴、盖房、防汛器材原料。归根结底，种植这种作物就能彻底改变灾区面貌，做到受灾不成灾，而且是有销路、用途广的东西，可以大量发展。同时在调查研究中，我们还发现这些耐涝作物还特别适合于这一带种植：这个老灾区由于连年遭灾，加上1956年大批向外移民，人力物力非常缺乏，如蚌山农业社每口人合到15亩地，不发展这种作物，不但不能丰收，而且还要废弃土地。

在考虑了上述各种情况之后，我们即和群众商量，打算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带的耕作制度，大力推广种植上述各种耐涝作物。社员们都同意这个意见，并且一致认为，在这种连年受水灾的低洼易涝地区，改种耐涝作物是唯一的生产途径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战胜洪水，改变灾区面目。

因此，经过宣传教育，组织发动，群众对这种改革不但拍手赞成，而且劲头很大，信心十足。原决定由11个小乡的27个农业社种植23,000多亩，一年来实际种植的已增加到13个大乡的农业社，种植面积扩大到41,275亩，其中仅大桥乡6个农业

社就种了12,000多亩。目前，这些作物已如茂林綠海般地长了起来，好的荔枝已长了8尺来高，一般的也有5尺左右，莲子好的长了1丈多高，一般的也有8尺以上，丰收已成定局。1957年春天以前种的荔枝和莲子大部已經圓滿，夏秋种的也都茂綠叢生，除部分老滩已获得实际收入外，最低估計，1957年秋季有收获面积的将有34,500多亩，共可收获荔枝、莲子、果子、淮草等4,500多万斤，以平均每斤2分5厘到5分的价格出售，可以售价1,548,800多元；假如把这些原料制成成品，收入还可以增加两倍多。

洼地变成了聚寶盆

这种耕作制度的改变，老滩的丰收和新滩的丰收景象，将要給长年飽經洪水之苦的灾民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。蚌山农业社754口人，每人平均种了2亩2分耐涝作物，預計今秋可收入76,400多元，每个社員平均能合到101元3角8分。这样的收入，将要大大地提高灾民的生活，从根本上改变灾区的面貌。这个社1956年遭受洪水襲击，耐涝作物种的少，全年收入只有9,500多元，平均到每个社員身上只合12元6角，大水之后，有120戶沒有房子住，176月沒有粮食吃，153头牲口沒有草喂。1957年由于耐涝作物种的多，收入多，不但消灭了“五缺”現象，反而够吃有余，而且牲口、猪、羊的草料也足了；1956年全社只喂猪6头，1957年喂了170头；1956年全社只喂羊10只，1957年喂到了70只；历年来外地支援他們，1957年他們却能支援外地了，过去他們是光贷款不还款，1957年他們是光还款不贷款了，并且計劃把欠国家的5万元贷款到1958年全部还完。在全体社員中，除吳炳剛、黃俊德两戶原来富裕的农民外，其余的173戶都增加了收入。如社員湯銀发，全家3口人，虽有薄

个劳动力，过去也是少吃饭穿，住的是一个低得钻不进去的小巷子，全家人只盖了一床破被子，一天两顿稀饭还是吃救济；而1957年，麦秋两季全家收入了450元，盖了两间房，买了两个洋瓷盆，一个毛毯子，做了两床花被子，每人又做了两套新衣服，日子过得非常自在。社员们总结他们改变耕作制度的效果说，由于种植了耐涝作物，他们社里1957年出现了“六变本翻三不愁”：在吃的方面，有粮食收入和耐涝作物的收入，在烧的方面，有粮食作物的杆子和耐涝作物的老荻子叶等，在牛草方面，有麦草和嫩草叶等。这样，全社家家户户都不愁吃、不愁烧、不愁缺草了。社员们反映：“共产党领导真英明，无用地变成了摇钱树”，“耐涝作物真正好，国家农民都富了”。到处唱起了“桑枝变了摇钱树，荒沙变成了聚宝盆，灾区面目大改变，挖了穷根扎富根”等等的山歌。

经过一年耕作制度的改变，种植耐涝作物的好处更加深入人心，社员们都把它当作“低洼易涝地区的聚宝盆”，说这些作物对人们是“一年消灭灾荒，二年变穷变富，三年富上加富。”因此，大家积极地准备着扩大这种作物。蚌山农业社的社员们说：“我们要把耐涝作物变成摇钱树，把蚌山变成聚宝盆”。老农民沈明光说：“我们要做到每人有荻、草二亩半，再大灾害不作难，牛有草，人有烧，副业原料堆成山。”现在蚌山农业社已经作出发展耐涝作物的远景规划，打算在现有1,663亩的基础上，1958、1959两年再发展耐涝作物3,508亩，全社平均每人6亩多，使67%的土地都变成耐涝作物地。这样，这个社预计到1958年，每个社员的平均收入就能达到275元，1959年增加到349元，1962年增加到1,130元；如果粮食作物有收，再加上牛、猪、羊、蜂等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，社员们的收入就会更多。

这个光明的前景，吸引着每一个农业社员，他们正在豪爽愉快地劳动着，为国家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。

战斗在盐碱地上

新乡专区水利局

不能保收的土地

在新乡专区沿黄河北岸和沁河、卫河两岸的新乡、原阳、获嘉、济源等11个县，由于太行山和黄河、沁河的河床高于地面，山洪内涝排灌不畅，地下水位过高，有200多万亩的耕地（占全专区总耕地面积的20%）发生了严重的盐碱化和沼泽化。

这个地区的生产条件本来是很好的，有一半左右的面积上已经有了水利设施——渠道和井泉。但是，由于内涝和盐碱的威胁，轻碱地种植作物生长不良，广种薄收，遇着较好的年景，每年每亩可以收到粮食三、五十斤，而重碱和沼泽化的土地，不能种植农作物，已经成为半荒蕪的状态。原阳县荒庄在1949年到1958年的10年中，种植作物几十次，屡种屡死，正如农民陈培堂說的：“七老八十的农民也摸不着地性，掌握不了种什么庄稼可以保收，年年赔种籽，费劳力，苦无一点办法”。

找到了大量增产粮食的门径

为了充分利用盐碱洼地，增加生产收入，从1956年冬开始，我们就根据地势、水文地质等自然特点，在这个地区选择了五种不同的类型，在3万多亩土地上，采取开源、种水稻、淤灌、冲洗等方法进行土壤改良。经过一年来的试验，在

盐碱薄地上得到了每亩300至400斤、500至600斤、700至800斤的高额产量，为改变盐碱荒地为良田开辟了广闊的道路，为大量增产粮食找到了一个重要的門徑。

在新乡县小河一帶，我們依靠勞改農場和龍泉、趙堤、賈屯、曲水、寺王、田庄等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在2,380亩的半碱荒土地上，利用引黃河水改种水稻。据9月3日在田間按叢、株、籽粒計算，其中有400亩因插秧过晚（7月5日才插秧），遭受澇災，每亩平均可收100斤外，其余的每亩可收700至800斤的30亩、500至600斤的11亩、250斤以上的1,840亩，總計可收入稻谷576,000斤、稻草80万斤。每个劳动日可分到13至15斤稻谷，超过了当地每个劳动日收入的一倍以上。收稻后还可再种植小麦（种大麦較好，收的多，收的早，可适时插秧），1956年的試驗，每亩收小麦150斤。

在原阳县荒庄，我們選擇了高度盐碱化的具有代表性的碱荒地100亩（淨地80亩），打56型井5眼（只用了2眼），利用地下水改种水稻。这个試驗也获得了成功。每亩可产600至800斤的3亩，400至500斤的7亩，200至300斤的20亩，150斤左右的40亩，100斤以下的10亩。亩产在100斤以下的，是因为水源不足，沒有种好。如果开发充足的水源，把原阳、延津、封丘三县的880万亩碱荒地和半碱荒地全部改成水稻，达到400斤的产量困难并不大。这样可增产粮食3亿2千万斤。

在原阳县圈里、祝楼一带，有2万亩沙层很厚的碱荒地，我們在这里兴修了引黃淤灌工程，1957年6月25日开始放淤，引水17至25秒公方，含泥沙量为1.2—4%，到9月10日，实际放水33天，已淤成地7,800亩，到9月底可淤地12,000亩。放淤深度，深的1公尺，一般的4至5公寸，最淺的也在2公寸以上。这个地区过去是一片长期荒蕪的休耕地，經過引水放

淤后，已变成肥沃的良田。据初步检查，1957年9月前所淤灌的12,000亩土地中，有80%的都能播种小麦，每亩可产200至300斤。因此，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非常满意。蒙城村张广灿和60多岁的老人们都說：“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可把穷根彻底挖掉了！經過放淤的地，馬上种上小麦，明年就吃白馍啦。”

在获嘉县丁村1,520亩的土地上，我們引用黄河水进行冲洗盐碱、深沟排水的試驗，秋洗区520亩，春洗区1,000亩。經過秋、春4至5次的冲洗（每亩用水100公方），效果良好。脱盐率一般为30—50%，1公尺厚的土內的脱盐率为20—40%，含盐量由冲洗前的0.56—1.28%降低到0.31—0.82%；經過一年来的冲洗，脱盐、脱碱将近一半，冲洗两三年后就可全部变为良田。从播种的棉花出苗率看，冲洗区出苗率为75%，非冲洗区为40%，重点試驗区多施了一些肥料，可以达到全苗。从产量上看，試驗区内好的每亩可收籽棉120至200斤，一般的都能收到60斤以上；而非冲洗区的棉花，多的每亩只能收20斤，盐碱重的根本就长不好苗。这个地区的盐碱地約有5万亩，采取冲洗或改种水稻，都可以变为高产的良田。

在济源县城东北，有7,000亩沼泽化的土地，地下水距地面仅5公寸，有的甚至浸到地表面，因此最怕涝灾。1956年到1957年，我們在2,000亩的面积上进行麦稻輪作，旱季种麦，雨季种稻，現在农业生产非常稳定，每亩年产量达到了400斤以上。我区約有百万亩土地类似这样的情况，一般年产量每亩仅150至200斤，如果实行水、旱輪作，可以增产粮食2亿斤。

随着盐碱洼沼泽化土地改良的試驗成功，这五个試驗区的群众在思想上也起了根本的变化。他們过去恨水、怕水，要求开河排水，現在则是要水、爱水，紛紛要求开发水源。許多社員分自留地时也愿要盐碱地了。土壤改良的示范性的成功，也

充分說明了大力開發水源，改種水稻，就可以把我區20%的半耕半蕪的低產區變為高產區，按一般水澆地的現有條件（包括施肥、水利、耕作的一切投資），全專區可以增加10億斤糧食。這是一個多么驚人的數字啊！

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離不開水

在已經鹽鹹沼澤化的地區進行土壤改良的最基本辦法，不外是改種、沖洗、淤灌，排除多餘的雨水和精耕細作，但是，最根本的一條，就是都离不开水。因而有人懷疑全區200萬畝洼鹹地都種水稻，水源就不夠使用了。

是的，如何解決水源，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問題。但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。

在我們已經開發的灌區里，因為地下水位高，小麥、玉米只抗旱不正常灌溉，70%的時間灌溉水在休閒，可以充分利用。我區的平原區到處可以打機井（現在已經打成了200眼，每眼可澆旱作物400畝），太行山脚下到處蘊藏着潛水，可以開發出來與河水并用。有些灌區可以在旱作物地打井，水稻地用渠水灌溉。還有，我區屬於引黃灌區的最上游，沁河入平原以後的全部地帶，只要我們能夠在大面積的土地上大量增產糧食，就會獲得群眾的擁護，因此再興辦幾個引黃工程是完全可能的。而且在鹽鹹地改種水稻是一步一步地發動的，我們可以採取邊改、邊開（水源）的步驟，這個矛盾也是可解決的。因而怕水源不足就不敢大膽的改良土壤的顧慮是不必要的，當然也不能盲目的搞，關鍵還是在於我們要積極地多想辦法。

“家有梧桐樹，招得鳳凰來”

洼鹹地區，大都是人少地多。原陽、新鄉等地，每人合5.

至6亩地，有的到10亩地，每个劳动力担负着20亩以上的耕作任务。但是，改种水稻工作是较为费工的，每亩需工20个左右。因此也有人顾虑，怕盐碱洼地无法改良，无人耕种，不敢大胆地去进行工作。这确实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，但根据试验的结果，劳动力是可以解决的。

在小河试验区，1957年平均每亩可收稻谷300斤左右，稻草300斤，每亩地用工18个，每个劳动日可分稻谷15斤。1958年仍以每亩收300斤计算，每个劳动日可分稻谷20斤，因为不平整土地，就可以少用工了，一个人工作40至50个劳动日就够吃一年。如果单位产量达到400至500斤的话，就可以组织人稠地窄地区的人来垦殖，也可以用机器耕作（每亩地以2元计，只需稻谷30斤）。正如群众说的“家有梧桐树，招得凤凰来”，高产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同时也要看到人口是在逐年增加的。

肥料真的是不足吗

经验证明，施足有机底肥（每亩3,000—4,000斤）和追肥（每亩施化学肥料30—40斤）是促进水稻增产的有力保证之一。但是盐碱地区人少地多，肥料不足，买化学肥料又有困难，所以有人怕肥料不足，不敢大胆地去改良土壤。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加以仔细分析。正因为盐碱区地多人少，就可以实行草田轮作，通过种植牧草可以增加饲料，大量繁殖牛、羊、猪等牲畜，增加肥料，同时稻草的经济价值很高，每亩以300斤、每斤以3分计算，可值9元，能买化学肥料50斤。因此，肥料不足是可以解决的。

种稻技术不难解决

改种水稻是盐碱洼地区群众的一项重大生产技术的改革工

作，但当地群众只有旱作的生产习惯，沒有水作的經驗，因此也有人顧慮，怕群众缺乏水作技术，不敢大胆地改良碱地。根据我們1957年的試驗結果，这是一个很好解决的問題。因为农民是种地出身的，学习农业技术最快，只要把平整土地、育苗插秧和灌溉施肥三大技术学会就可以了。因此，只要在整地与育苗插秧前开办訓練班，并在老稻田区請老农当师傅，进行辅导，大約有两周時間（整地一周，育苗插秧一周）就能够把問題解决了。

又是一個新的起点

关于今后长远改良盐碱洼沼泽化土地发展水稻的問題，我們初步规划在10年内——即第二与第三个五年計劃期間改造200万亩（每年20万亩），每亩平均年产量按500斤計算，共可增产粮食10亿斤，每人每年按500斤食用，就能解决200万人一年的口粮。同时由于出产大量稻草，就可发展造纸工业，还可以大量喂养鹅、鴨、鱼类，增加付食品。

1958年，我們計劃改良盐碱洼沼泽化土地20万亩，发展水稻。这一新的大量增加粮食的工作又已經開始了。

稻草湖变成米粮倉

水利廳办公室整理

郾城县沙河以北、清河以南的稻草湖一带，包括李集、陈桥、大楊、商桥四个乡，十五个农业社，八十二个自然村，九千八百五十三户，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人，耕地九万五千一百一十八亩。解放前，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盘剥下，加之洪水和內涝严重灾害的不断襲击，致使群众生产、生活非常

困难，如遇荒年，群众背井离乡，各奔在外。如李集乡前刘村解放前七十五户，就有五十余户出外逃荒，陈桥乡吕庄村就有三分之二的住户流离失所。解放后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，生活逐步提高，但洪水和内涝自然灾害仍严重的威胁着农业生产，造成夏季作物产量很低，秋不保收，每年总有五万余亩耕地受淹，减产粮食五百余万斤。食粮不敷自用，需由外地支援。因此，在一般年分国家还要统销粮食五百多斤，发放救济款五万一千余元。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援和亲切的关怀下，群众克服了不少困难，渡过了连年灾荒。党和政府为了消灭洪水和内涝灾害，发展生产，增加收入，改善与提高群众生活，于1955年春动员民工治理了颍河，使稻草湖一带首先摆脱了洪水的严重威胁。但由于该地地势低洼，地下水位高，加上中部略有起伏，高地缺乏水土保持，洼地缺少完备的蓄排工程。因而每遇汛期，暴雨到来遍野积水，造成严重的内涝灾害，严重破坏了土壤结构和土壤中的有机物的流失，形成了“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”的严重现象。

为了彻底改变洼地面貌，1956年冬季政府抽调了工作组到该地作了实地查勘，根据中央的“以蓄为主，以排为辅，蓄泄兼施，上下兼顾”的方针和省提出的“三改措施”进行了全面地除涝规划，并兴修了水利工程。在施工中又贯彻了“民办为主，国家补助为辅”的原则，补助群众六万五千元，搬粮食六万斤，从而更激发了群众治水的积极性。经过半年来的积极努力，完成了四条干沟，共长三十二公里，六条分沟，共长十二点三公里，并在干沟上修建了七座节制桥闸和八座木桥，对控制雨水，便利交通起到很大作用。另外，每隔一华里抬高了一条路基，进行分隔雨水，节节拦蓄，控制径流，现已抬高路基二十余条，共计土方三十九万方。沟、路两旁又栽植了各

种树木五万余株，可起护田防风作用。干沟下游又整修了一个二点七五平方公里的灌洪区，能蓄洪水一百三十二万公方。同时部分坑塘已加整理和利用，大楊乡已經养魚一万四千五百尾，其他乡村正准备魚苗大量养魚和植藕。在大楊、李集两个重点地区还挖地头沟三条，打机井一眼，整畦田五百余亩，准备随时防旱。四个乡的作物种植也进行了规划，一般均达到了因地种植，改变了不分高、平、洼地盲目乱种和重洼、烂洼的播种現象，特別是推广了旱稻、气死泥豆等耐澇作物，雨后均生长得良好，尤其是旱稻适应春旱秋澇的特点，暴雨不仅沒有淹死，反而长得非常茁壮。

上述的水利工程，在1957年汛期中發揮了显著的作用，干部群众都很滿意。他們看到今夏經過洪水及澇災考驗的工程后，对洼地改造總結为六不怕（不怕澇、不怕旱、不怕雨、不怕风、不怕热、不怕泥），七变化（洼地变好地，旱地变水田，水路变高路，粗耕变細耕，重灾变无灾，无收变丰收，悲觀变愉快），三及时（及时耕、及时种、及时收）。由于进行蓄泄兼施的除澇工程，保証了生产的不断增加，1955年該地小麦每亩平均产一百一十五斤，1956年单产一百三十三斤，1957年每亩平均产一百四十六斤。特別是李集乡光明社二十二队的十亩洼地小麦，1956年每亩只收八十斤，1957年每亩收二百六十斤，比去年增产二倍还多。二十队九亩小麦，1956年每亩收一百八十斤，而1957年每亩收四百斤。洼地改造后小麦所以能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降低了地下水位，控制了盐碱上升。如李集、陈桥乡靠颍河的二千四百亩土地，往年經常积水，盐碱沼泽，經治理后地下水位降低一公尺，制止了盐碱上升，十年九不收的洼地，1957年每亩产麦达一百五十斤左右。此外，排除了田間积水也是丰收原因之一。如1957年6月4日一次暴雨